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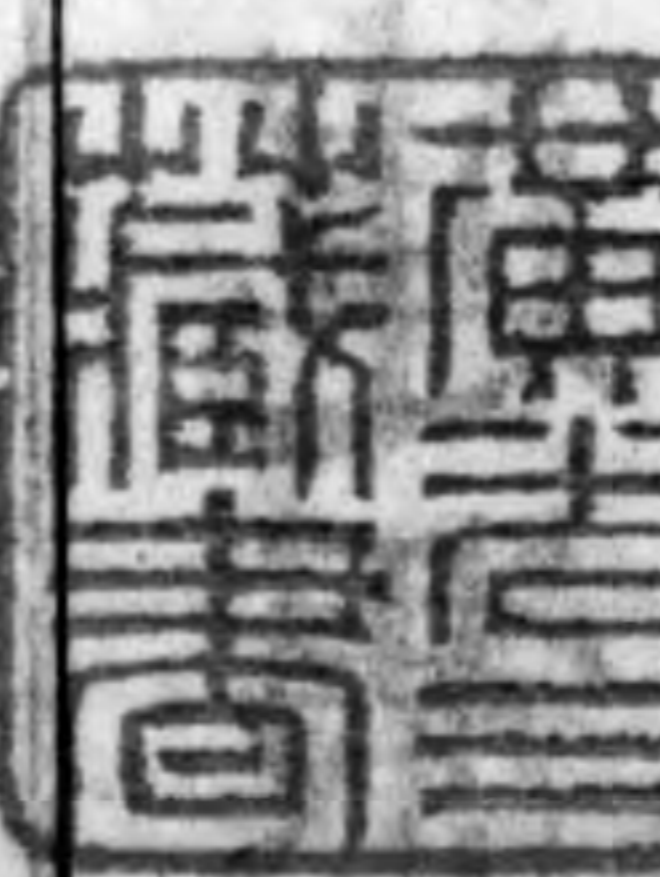
序

前刻



東漢

書



余昔從先大夫觀察西江時卽知  
有于先生爲江右老名宿也時  
先生辟地廣陵雖未獲謀面而其  
品望文章已神交久矣乙卯歲余  
與漢卓聯譜京師始知漢卓爲于

一先生長子述其尊人生平行事甚悉先生幼有大志束髮讀書不屑爲章句學爲諸生有聲庠序後迹跡江湖以著述自娛遇佳山水游覽忘倦或足跡所至見前代興亡諸成敗蹟輒慷慨悲歌流連憑

弔必攄寫其胸懷而後止爲詩賦古文詞以古人爲標的尤工書法片紙隻字人皆競寶以此名聞東南性豪邁簡酬酢不事家人產雖旅寓江淮鬻文自給間有以誌傳金石之文請必擇其事之徵信可

傳與人之可與立言者而後爲之  
否雖執贄造請終弗之顧及捐館  
武林不辦含殮賴嚴子問陸麗京  
諸先生爲之經紀其喪周櫟園先  
生哀其遺藁付梓時于一先生歿  
漢卓尚幼篋中文草強半散軼而

櫟園先生所梓纔十之二三且是  
刻爲漢卓携入蜀失之去幸原本尚  
存漢卓後從四方故交中復搜輯  
得若干篇藏之行笈將有待也辛  
酉春漢卓來樂予留之署中盡出  
其尊人文集示余余讀未竟而發

月三  
嘆曰嗟乎士君子懷瑾握瑜而甘  
遯世無悶若先生者可謂賢矣以  
先生之才何難傾動一世而顧以  
窮老寡合客死他鄉豈不可慨也  
夫先生之文取裁左國模範大家  
至其自出機軸爲一家言雖韓柳

諸公不能過而甘沉雄閎肆激鬱  
纏綿類司馬子長詩不泥于古而  
神似少陵海內知先生者不乏自  
無庸余贅也昔袁中郎表章文長  
文集傳爲美談今旣讀先生文而  
使之不傳不于古人有深愧乎因

捐俸亟命付梓以成漢卓之志且  
用以慰數十年嚮慕之心而余與  
于一先生神交爲不虛矣  
康熙癸亥仲春皖桐王玼題於龍

岡書院



序

豫章爲理學淵藪代有傳人前明末有王  
子于一云于一博洽淹雅鼎革後稱處士  
流寓維揚歲丙申余遊廣陵父執梁公秋  
從射陂來訪問故鄉風土人物存亡外不  
他及一語卽日子幼而好古余客東南有  
年閱人最多古文一道未有先于一者蓋

月五  
請教焉攜余造訪而于一見輒暱余爲  
忘年交最善因取其文卒業娛目快心然  
不能實得其所以佳者果安在也旣而雷  
廣陵七閱月晨夕與于一盤桓于一每取  
古人文章悉句譯各闡其微余向時服習  
之書始別有會心處乃知于一之文根本  
六經規模先正而自開一境者也曾言之

姜鹽使真源求爲表章不果尋各散去迄  
今幾三十年僅兩得手書而于一已歿深  
懼其集之失傳也今年晤欒城王令君蒿  
伊乃知漢卓出其尊人文集屬蒿伊較訂  
且知是集爲周櫟園先生梓于金陵而燼  
于蜀今又重梓于欒屬余一言爲序余不  
禁瞿然歎曰嗟乎余於于一集而悟富貴

月六  
貧賤歿生之說焉于一貧賤老歿者耳其  
集一出聲光赫赫頗有干仞覽輝之望當  
目與于一同時而富貴者嶽立虎躍表見  
流輩者不乏今歿則竟歿不惟其富貴不  
可問并其人亦不知爲何如人以視于一  
何如哉古人有言勝觀數定觀理彼世之  
泥于數而謬于理者已之自矜人之屬目

皆曰富貴人自定後與于一較之乃真貧  
賤而老歿者矣若于一者庶幾富貴而不  
歿者也至于表章之任櫟園蒿伊固屬古  
道然珠玉之潛山澤其光氣亦自有不能  
掩者歟 峕

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仲秋燕山陳僖

撰



序

太學王明表歸自越州持其伯兄漢卓千里手書  
過謁草堂將命曰先君遺稿刻成非椽筆莫能發  
其幽光願先生圖之予辱兩世遊好且同業雖不  
文無以辭君諱猷定字于一別號軫石太僕少卿  
王公止敬仲子少卿者自崑山令人爲御史抗疏  
論萬曆庚戌科場擊黨魁劾勲貴再起而陟岡寺  
者也君束髮侍京邸已習聞朝家大故凡人才進

退邪正消長嘗嘆恨有所不平旣壯爲諸生名籍  
甚詩經疏義尤膾炙諸選中識者以謂揣摩成駸  
駸紹述矣然數奇每秋試輒阨于有司君績學纂  
言工法書自欣賞棋酒鶯花生彥益落意豁如也  
初君與分宜御史繼咸袁公相友善因爲昏媾迨  
乙酉袁公以皖督被執北去君橐餽徒步崎嶇燕  
市而袁公死三忠祠已闕月於是訪鼎湖之遺墟  
尋西臺之墜跡流離淮陰躑躅邗上嗚呼君之志

亦可悲矣旣而儻舍委巷益肆力於大家古文瓶  
無宿春吟聲出戶一時名卿鉅匠志士秀人爭內  
交焉然君雅自矜重別擇意所不欲雖累數十百  
金席方丈不顧也君交道旣廣顧尤樂與四方羈  
旅窮餓者遊每花時月夕市肆相徵逐極飲大醉  
歌吟笑呼以爲適羣居燕處則相與稱詩論文上  
下今古留連歡洽如平生典衣酤酒索米晨炊數  
十年一日也君始居寶應徙廣陵己亥復自廣陵

辟地淮上尋歸廣陵故所論著淮揚爲多庚子往  
依宋荔裳廉使武林棲遲湖上卒君爲文規撫歐  
曾而時出新意詩律宗少陵古體在晞髮席帽之  
間書法初倣華亭丙戌以後筆力遒勁奕奕有北  
海風氣其必傳無疑故并論之漢卓與其弟孤窮  
厲志以承家學君有子矣四照堂遺稿凡若干卷  
周櫟園司農刻其文辛亥夏司農復屬予選刻其  
詩未就茲合刻其詩文者紹興郡別駕龍眠王公

蒿伊卷帙較周刻益富皆高義云

時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孟冬上浣同里社晚饒宇朴  
頓首序于菊莊



謝道武于歲集



原序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一時文人傑士如溫陵  
 黃東崖先生以及中州賈靜子豫章徐巨源白  
 門陳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風皆相繼厭世  
 而吾亡友王于一則尤可歎惜不置也方于一  
 之遊於越也渡江過京口歷吳門達於武林以  
 彼其才交游半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栖遲湖  
 上落落者兩載卒以客死死之日囊無一錢至

不辦棺殮賴陸麗京嚴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  
紀其喪廣陵諸君子復醵金俾其子往迎其柩  
扶歸江右又收合其生平之文哀然一集俾予  
授之梓余因得而論列之于其先南州人世  
其尊人太僕公止敬先生家學少有聲于時自  
止敬先生歿喪亂叠臻始游廣陵遂家焉余時  
在廣陵知于一深且悉于一好讀書爲詩尤工  
古文詞偶有所得激鬱纏綿瀏灑渾脫取抒已

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間應之不  
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與興會胥屬而後兔起鶻  
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滔滔汨汨雖揮洒累  
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強爲甚有經歲  
不成一字者間友人讌集卽席賦詩于一頽然  
甘金谷罰退亦終無所應其不能爲無意之詩  
文也如此及成出以示人必先布其大意所在  
而後許人讀讀未數行則又卒與人曰止此中

意復如此如此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  
且更從旁爲之點首擊節豁然撫掌大笑甚有  
哭失聲淚縱橫下者至以金石碑版之言請文  
成輒睥睨曰此等文不當以數百金爲乃公壽  
耶以故鄉里間多怪之然至其見人之作有當  
于其意者則亦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  
聲而淚縱橫下固無異其所自爲余南還遇于  
一於武林于一日公返耶濟叔無恙耶聞濟叔

與予偕返則淚下因背誦余若盧中其詩或某  
句則聲淚俱下然後知于一之所爲蓋皆出于  
至性而人之怪之者固不足怪也嗟乎于一之  
人若此可以知其文矣顧于一性豪侈不事家  
人產雖數困絀遇有所遺贈不能如筐篋自守  
狀見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弄物不吝數十  
百金購之雖廢朝餐缺冬襦不之恤也以是貲  
盡散畧無餘蓄不能盡刻其生平之文間有授

梓者終以不繼未觀厥成今于一死矣尚不及其時爲之謀不朽而使其奇文淹落不傳于世顧非爲之友者之過耶于是合武林廣陵諸君所寄叅以于一庚寅授余俾入文選中者盡付之剗劂自是以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如于一之所爲者而不必于一之自爲之也嗚呼于一可以死矣惜于一之詩不多見輯而傳

之不無望于二三同志者或曰于一自刻其文爲之評騭而別以丹鉛則傳于一之文宜加評點使于一之性情見焉于一之志也余曰否否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者自得之于一之文有目者所共覩也且夫古人之書評騭而丹鉛之者有矣章疏節釋字櫛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于此焉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以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尚不能無遺議焉後之人

其亦不可以已乎 咨尚不無其意 謂其人之  
康熙元年歲次壬寅陽月豫儀同學周亮工題

于賴古堂

其亦不可以已乎 咨尚不無其意 謂其人之  
康熙元年歲次壬寅陽月豫儀同學周亮工題  
于賴古堂  
其亦不可以已乎 咨尚不無其意 謂其人之  
康熙元年歲次壬寅陽月豫儀同學周亮工題  
于賴古堂

四照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顧寧人書

與友論文書

序

榕庵序

元日冒雨尋詩序

東湖二仲詩序

許菊谿先生詩集序

序

喬簡襄詩序

朱寧文邦上草序

安雅堂詩序

答毛馳黃書

答周櫟園書

客紀詩序

留松閣詩序

閔賓連菊花詩序

姜張二家五言近體

靖嶸山詩序

姜西銘詩序

潘江如穆溪詩序

宋遺民廣錄序



宋遺民廣錄序

表烈集序

印章續古序

大方便報恩經序

外孫袁子制義序

澹臺講疏序

文雪堂制義序

彭彥伯藏書序

督學李公考績序

王錫予令郎入學序

補堂老人生子序

贈鷓林梁公序

贈喬簡襄歸晉序

贈紫峰道人序

送崔鹿谷歸晉序

陳藹公詩序

姜張二家七言近體序

### 卷之二

宋榮公胡傳纂要序

昌谷集註序

贈張侍玄先生序

送孫無言歸歙序

贈三原梁君序

送魏雪竇序

馬制臺予告還朝序

壽司理武公序

贈程生入學序

安雅堂古文序

### 卷之三

李太虛先生七十壽序

包穉修先生七十壽序

孫廷評六十壽序

羅君震初六十壽序

賀內翰羅公太母龔太恭人八十壽序

李母王太夫人八十壽序

賀鄭水部士介公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黃母顧夫人七十壽序

吳母胡孺人六十壽序

賀王錫予壽序

侍御姜公壽序

少司馬李公壽序

少司馬李公元配羅

夫人六十壽序

大學士王公六十壽

序

李母陳太夫人壽序

喜崇素四十壽序  
 序人六十壽序  
 盧樂居表兄六十壽  
 侍御姜公壽序  
 武城方君六十壽序  
 孔按臺壽序  
 羅篁菴少詹五十壽序

卷之四

傳

太傅新樂侯劉公傳  
 熊孺人列傳  
 張仲明先生傳  
 梁烈婦傳  
 孝烈張公傳  
 兵科給事中張公傳  
 李一足傳  
 孝廉張公傳  
 樗叟傳  
 許氏七義烈傳  
 灤州王處士傳  
 杜昌之先生傳  
 洪母汪孺人傳  
 王瑞虹先生傳  
 孝賊傳  
 毛母許孺人傳  
 朱陶蔣列傳  
 湯琵琶傳

記

滁游記  
 閒情閣記  
 得樹庭記  
 石圃記  
 寒碧琴記  
 義虎記  
 桓壘記  
 浙江按察司獄記

卷之五

碑

重修漢壽亭侯廟碑  
 重修五司徒廟碑  
 改葬宋金將軍墓碑  
 改葬宋金將軍墓碑  
 重建文選樓碑  
 重建文選樓碑

祭文

祭侍御少文李老師文  
 祭尚寶丞劉公文  
 祭萬年少文  
 祭梁君仲木文  
 祭姚亦方文

祭高母張太夫人文 祭李觀生文

疏

揚州募建許真君行宮疏

黃山慈光寺募疏 笑隱菴募疏

募修興教寺藏經閣疏

雜著

錢烈女墓誌銘

藏卷

書袁山先生四山樓書陶菴集後

表貞遺墨弁言

觀道說

餘中說

古月頭陀書經紀事

古月頭陀書經後紀事

錢烈女別紀

德全禪師紀

聽琴詩引

介壽編小引

募建韋馱殿引

蔡德卿結菴小引

題宣宗畫冊

跋紫苔山房帖

跋董文敏公書

跋馬忠節公壽劉母

序

明老儒孫聯所先生像贊

題馮大將軍像贊

柳敬亭像贊

餘中像贊

姚仰田像贊

賦

菽園賦

四照堂文集目錄終

四照堂文集卷之一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龍眠王玘蒿伊校

書

與顧寧人書

日從冗隙中快聆緒論受教良多僕自慙老馬不堪鞭策而世之謬愛者復欲強之歷九折之坂而不已此顏闔之所謂必敗也比者鬱火上炎病發

四明堂集 卷之一 十一  
兩目不能窺隻字昨稍平復取足下救文格論議  
之如飲良藥因思學人通病在于讀書寡識不能  
觀理而又執心粗翹急于見名始不能疑何繇得  
悟如是者安可與之上下今古言文章得失之哉  
乎足下學殖既富勤且敏矣更心析秋毫遇一事  
一物如赴大敵必以全力注之此古人之所難也  
但中有一二則願共商權未必有當願足下教之  
書云不當爲人作傳僕向與錢牧齋先生言之亦

如足下云云也退而思之殊不盡然古人輶軒所  
採每據家乘以爲國史故太史公以司馬家傳纂  
入史記范曄以鄧禹傳稿列于漢書他如龐娥傳  
爲皇甫之私筆高士傳屬中散之野編推而至一  
家言若華嶠漢典張勃吳錄魏澹魏書車頻秦書  
王隱何法盛十八家晉史中間皆有列傳豈皆身  
列石渠金馬之班方可與銀管麟角之席乎且作  
者審時孔子以尼山布衣痛世道之亡而作春秋

知與罪總不暇計學者無孔子之聖自不敢妄擬  
褒誅然史有時不在朝而在野蘭臺不能守經草  
莽自當達變不然天下之忠魂貞魄幽蔽泉壤而  
姓名不著于後世于後死奚賴焉若曰誌銘行狀  
亦足傳矣誌銘行狀一家之私言也其爲人子孫  
者求顯其祖父吾始得援其實而志之苟其子孫  
之無求于吾止當作傳不當作誌狀若無子孫無  
墓又無生平履歷之可紀其大節不過數事此可

以爲志狀乎故愚以爲無妨作傳者此也據論年  
號當以實書竊謂義以事起制因時變故改元編  
年在漢後遂爲正朔之巨典尊卑正僞于此攸分  
倘雜用各國年號豈所以大居正定一尊乎且後  
代與前朝不同紀號較紀數畧重原不得以春秋  
侯國爲例蓋春秋魯史也有內外之殊無上下之  
體故鄭僖四年鄭簡元年皆可彼此互言相爲主  
客若綱目紀年實以天子臨庶邦正統厭偏霸冠

裳未可倒置真僞未可齊登愚以爲南北朝之諸君唐末之十國不妨分注年號以明列土相敵莫爲君臣乃若三國魏吳晉之十六國宋之遼金自當統于所屬尊無二上又烏得紛紜雜出漫無紀綱乎至天鳳地皇諸號茲特新莽篡漢海內無君不得不姑以大號歸之亦從實以書無礙正論也據云非三公不得稱公然楚葉公白公皆大夫也而稱公此而爲僭則齊亦有棠公矣齊未嘗稱王而

其臣得稱公何與如以爲楚之邑邊吳而特重其號則吳亦邊楚何以不重其號耶此說之不能相通者漢高祖爲亭長時送徒驪山中道多遁散謂衆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此以卑稱公也呂公欲以女妻高祖其媪曰公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是以夫稱公也鼂錯議削六國錯父謂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此以子稱公也毛遂指其十九人曰公等碌碌陸賈謂其子曰無久溷公古樂

府題有公無渡河非必皆三公然後稱公也若所  
云沙門稱公如深公遠公類者必以其名冠之是  
矣然公既定爲三公之稱公侯釋徒迥不相及以  
王公之號加之緇素之列豈謂得其例乎至云梁  
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不復稱公則杜  
甫之稱晏公贊公又何以說耶諸如此類難以悉  
數僕嘗薄古之文士好爲攻擊者多矣雖孟堅蔚  
宗皆所不免若歐陽之與子固論氏族書以無文  
考究不能周悉爲恨而晦菴之與象山東萊折衷  
理學往反至以十數此皆意圖相盡非有所排笮  
也知足下不以爲罪



答毛馳黃書

猷定頓首頓首僕自遭亂飄泊廣陵南北舟車之  
會多所接遇得以周知四方之賢者聞西陵諸子  
有足下善爲詩古文辭式間願見宜辱埽門竟以  
川途遼絕不得時時望見顏色城闕之嘆曷日無  
懷昨介夫至承足下書謬爲推譽及惠所著譔僕  
覽之穿綜百家佃漁六學駸駸乎古之作者矣僕  
何能復爲足下言昔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云班固

藝文志所載及唐四庫書目其存者百不一二悲其言之工而不得一傳後世無異飄風好鳥之過耳僕爲悚然自懼且年老矣又復善病不敢爲文亦不敢論文乃足下當今作者而又虛懷若谷商于僕無所短長之人敢不書所見以暢足下之旨來書云理可明則文傳理事可述則文傳事文章之道盡于此矣然文傳理莫過于經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崱嶮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瀦滄也陽明

子曰聖人憂後世而述六經猶富貴者之父祖慮其產藏之積或至敗散而記籍其所有以遺之使子孫世守而受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毒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六經爲吾心記籍而綴詞之家反欲廢焉此陽明子所以傷也若文傳事莫過于史昔者馬喜馳騁班尚裁制子長胸多憤激自爲文章故馳騁而易工孟堅一代史臣

故言必簡練各有短長未可優劣晉宋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盛也陳壽不學而能自成一家之言然爲父貶孔明沈約魏收之徒多用私意爲抑揚失是非皆史家之弊也昌黎之才奚患不史而順宗錄有取舍之譏曹王碑多軋苗之誚宗元以史筆推之至矣而韓且勿任也今人纔學制義卽便作史無

其才無其位無其心則是非益淆亂且孔子不敢自居史官之列而歸其權于天子况下此乎卽以馬班而論之各自爲史史百代而有餘合而爲史史一代而不足則史非專不可也馬氏不啻談遷也世爲太史至遷始成而猶少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至固始成而猶大家續也則史非久不可也亦足以見文傳事之難矣且非經自經而史自史也經不得史無以證其美刺史不

得經無以酌其輕重老泉之說然矣而未盡也經  
可以爲史史不可以爲經也尚書史之善善者也  
春秋史之惡惡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非史乎  
禮經紀一代制作而檀弓其史之至簡者馬班非  
所望也故春秋詩書以字爲褒貶者也左傳檀弓  
以詞爲褒貶者也司馬班氏以事爲褒貶者也而  
要之以明道爲斷夫六經明道之書也道者所由  
適于事之路而見其理之端者也聖人之道如坦

途諸子之道如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無不之  
也然適坦途者樂津梁適斜徑者苦荆棘人將爲  
其樂者乎人將爲其苦者乎是以騏驥雖良不遇  
伯樂不致千里于將雖利非有人力不能自斷烏  
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  
學經以聞道烏能斷古人之是非以文章垂世哉  
僕非有知因足下之明問而畧言如此而足下固  
無俟僕之言也所遲萱蘇書不盡意



乃其爲之也楹檐榱杙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  
皆具始可以爲人根莖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  
然則辭固有體而氣乃行于體之中者也古人之  
爲是言也有所兼而言之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  
已過矣故明徵定保如金如石謨訓之垂也正大  
煒煌如綽如綸詔誥之頒也簡質嚴厲觸目警心  
箴銘之誠也羅列理亂確證古今陳事之忠也摻  
別謬戾顯彰奸慝繩糾之直也聲義致討墨墨梅

梅軍旅之歌也揚德敷功明明彌彌廟堂之頌也  
以至感懷而造端則萃然四望皇然遠慮之無窮  
也贈答而抒思則融然怡懌鬱然纏綿之靡盡也  
慷慨而賦物則辰經星緯嶽峙川流艦輶陵闕園  
囿殿臺之必蔚瞻也游覽而寓意則島阜陂渚鱗  
植羽毛寒燠晦朔杳冥變恠之必流連也若夫張  
皇撼動發必穿的則爲說士捍闔之術擷葩擧英  
詞必銜巧則爲騷人文士之習嘶吻棘喉索隱窮

異則爲曲士支離之說此體之大畧也夫劍之下型未能斷蔬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鏡之下型不能見日影及紛以玄錫摩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爲文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塗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楊玄其何益之有故氣之

克克于立體而體之所急急于明理仁義中正之旨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末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以貫之範古以弘之峻潔以行之宛轉以暢之有承蜩之專有貫虱之巧有解牛之神故天下見其言望而可畏究而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灑瀕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曠然大行九坂造父飛轡越之而行空也而其大旨光明如陶冶耒耜不可一日而

闕如黼黻丹黃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哉不然何以上古聖人有辭中古聖人又起而續之而後先連綴如出一人哉至于豐玉荒穀不能相兼春華秋實不能相擅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錮疾韋昭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疵曠房輝遠稱爲五經庫無益于時殷踐猷號爲五總龜無補于世是固其得于天者各有長而資于人者必不足也拜手裁答足下試寓目焉其以予言爲然

否



答周櫟園書

少陵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猷定讀之未嘗不三復也某佩先大夫之訓不敢以謏聞寡學浪點詞場且飄零以來屢世藏書一朝廢盡僅延草木之身偕老妻弱子流離轉徙於江淮間嚮幸不爲有道所棄一承緒論已足千秋嗣是竄跡荒湖烟長草白不復知有人間事每懷興居闕焉左右知先生能以物外見宥耳先生挾緯世之學長轡利筴驅

馳海內海內之士聞風而慕之苟有寸長無不託  
足於先生之門而先生歆然若以爲未足胸中猶  
不忘一狂生行潦豈足以成江海之大哉惟江海  
不擇使得畢至其中人有以服江海之量也某竊  
思風雅之在今日危於一綫先生以苦心積學上  
溯有唐暨漢魏屈宋又進而三百篇窮源星宿從  
佳刻扇頭一一讀之書篋几杖外殷然留金石聲  
若寡昧如定束髮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病交纏

心血枯耗且每對古人益不敢輕下一筆自悟三  
十年讀書方知慚愧二字承示大業鏗然鍾呂而  
欲以糠粃爲導可乎適由家問至骨肉死喪慘傷  
肝脾而又重違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着穢佛頭  
惶悚甚矣覺翁先生和韻容再寄請教覺翁愛定  
真古人所未有三載不一候定之愧古人多矣欲  
製一詩酬之纔一構思心膽欲墮自分與筆墨絕  
緣非敢負也唐肯堂篤摯溫雅自是吾鄉風格近

什亦超然不凡已訂交杵白矣聞台旌不日過潤  
城棠蔭猶存揚人之歌咏如一日焉定爲懷甚惡  
不及買舟向北固山頭攜櫟園驚人句呼海嶽子  
瞻而酌之亦一恨也李小老三十年老友承先生  
高義此道今日如土矣代感者豈獨一王生哉因  
風附候不盡縷縷

四照堂文集卷之一

序

榕卮序

人之才傑者能傳其身止耳孰能傳人傳人止耳  
孰能傳地傳地止耳孰能傳草木至于傳草木而  
其人詩人文人也抑非第詩人文人也元亮先生  
寄予榕卮近什余讀之異焉先生著書等身不汲  
汲自爲壽惟收拾網羅其鄉先達暨四方天枉舊

交之遺文殺青恐後日傳萬紙是非所謂傳人乎  
先生所至所居不期崇飾而獨于古賢名蹟湮滅  
是懼樵川詩話有樓翼然遂堪千載是非所謂傳  
地乎乃今而榕卮其集也三復其詩凌陶轅鮑高  
深要眇恍然如坐千畝之蔭而積翠橫流酒波微  
漾則草木亦傳矣操是以往樓桑不得以魁奇爭  
廟柏不得以高古爭大樹不得以雄杰爭子荆之  
松彭澤之柳和靖之梅不得以小有致爭必也求

其配其召伯之棠乎詩人所謂勿剪勿拜者也然  
召伯不以能詩聞而先生之名章迥句使此樹被  
其光華則草木之遇先生視古尤幸而余獨竊有  
慕者先生來書云頗與酒人遊故謂之榕卮酒人  
爲誰使余得廁其間則余亦傳哉



詩自若也再客廣陵歲饑人來輒問曰小關無恙乎曰羅先生吟詩自若也至是余始知有客意焉辛卯八月先生來邗上余訪之西寺先生顧余驚曰異哉吾昨夢與子吟詩詩曰亂後逢君瘦如予更白頭噫兩人六載不相見而面皺髮宣若此豈非客之驗耶于是續夢中詩成使余和已乃索其小關所吟者歌之使人忽而越南冷忽而遊巨海忽而行麥光宮黍之間忽而墮空坑厓山之畔忽

而見故鄉戰壘焉忽而見父母丘墓焉愀乎恤乎何其感人一至于此則甚矣客之有功于詩而余之無功于客也客亦何負于人哉顧有幸不幸耳杜甫陷賊中脫身西走而受拾遺幸矣及出爲華州椽則似不幸入蜀後依嚴武幸矣蜀亂逃梓州次雲安移夔州以至下峽走荆南而卒老劍外則似不幸夫時與地第較量于世所可少之人甫竄其身于四十年中僅收俄頃拾遺之滄究其所傳

四照堂集 卷之一  
者安在而幸不幸非所論也先生行之類于甫也  
以拾遺而詩之類于甫也以客今天下之爲客者  
衆矣而工於爲客者不槩見何哉蓋以客于一時  
者多而客于天下萬世者寡也客于天下萬世矣  
則何悲之足云先生其可以奭然遊于世矣

元日冒雨尋詩序

趙子孟遷有詩癖每酒酣不平遇山水友朋必叱  
咤跳擲不吟詩不已歲除天臘則例有紀自以爲  
詩曆不求工也壬辰上日歎予扉甫見不交一語  
投以除夕詩卽反走予曰何爲趙子曰趨此日尋  
吾詩所在予曰安在曰吾詩在梅嶺蜀岡一帶十  
五年委棄于此幸今遇之他日各山物無失也去  
出北門之梅華嶺嶺旁爲史相國瘞衣冠處拜而

去會大雨倉皇走斷烟荒草間左右四顧執樵者  
問曰若知隋皇一片土耶樵者曰客何爲者告之  
故樵者笑趙子亦笑于是具告以寶城迷樓螢苑  
平山諸勝且爲指點前代戰壘及興亡之事趙子  
且悲且喜仰天大叫顧其僮曰安所逃雨乎雨左  
則袂鄣以左右則鄣以右卒一一至其地次第憑  
弔而歸行市水從頂下口哦哦不休塗之人咸目  
之莫測其故也次日示予草備述其踳踳尋詩狀

王子曰詩之于人不可已已也如是夫凡人所爲  
必其不可已者而後傳趙子可已而不已其中必  
有獨得者存而工者顧失焉趙子傳矣作歌以贈  
之



留松閣詩序

往余與盧龍韓子新言古今興亡之事甲申後草木告哀天下之所留者寡矣韓子曰有一物焉垂五千年不亡吾圖畫其形今以贈子眎之則大驪山軒轅老松也懸之茆堂霽光沕穆如見古帝爲歌以紀之後之京師弔故宮及公卿邸第見報國古寺雙松裴回不能去則又託之詩歌嗟乎以一物之微而繫余思若是母亦有甚不能忘者存于

四照堂集 卷之二 三  
其中耶歛之孫子桴菴情深于余十年客廣陵欲  
歸不得無以攄其懣懣不平之氣寓之于詩至饑  
渴困乏不自知見處士之爲詩者不計工拙棄百  
事而求之吾知其志之悲也桴菴告余曰吾家雷  
溪之側有松如蒼虬苓蓋偃覆夜現赤光衆鳥不  
敢窺颺發則數里外如聞波濤甲馬聲宋元豐間  
物也吾閣峙焉十年詩將藉此以傳故以名噫桴  
菴思深哉世之變也志風雅者當紀亡今不紀亡

而紀存蓋言其僅存者有深于紀亡者也思老成  
者紀人思中原者紀地至老成中原付之涕淚不  
可問而紀草木則草木亦能傳詩哉今夏揚州聞  
江上兵至傾城奔竄桴菴堅處委巷中吟詩不輟  
嗟乎視世之巧于避禍而自爲工于詩者何如也  
今而後有慨于興亡之故者讀留松閣詩又不徒  
言甲申之事矣

言甲山之遊矣

公而外亦州于典守之姑亦遊居外關籍人不與

親乎歸其之似于世謂而日欲工于前亦時時

立上兵至詩既在臨其望以委務中今在亦

而期而歸在木其不亦其情而之及歸其

客誠人形中其言其也子其亦其之術其不

而然其蓋其共對其其其于其亦其也其亦

東湖二仲詩序

西昌有兩者碩仲賜予妻兄宣仲則執友也兩公

皆明德之後有聲名于時卜築東湖人謂之東湖

二仲云仲賜負才高放後學道于紫柏老人間為

詩不欲以詩名壬子見之京師予方童子也宣仲

性立曠不喜見賓客見亦未嘗言詩惟焚香燕坐

而已予居湖上兩公年皆六十餘徐亭蘓圃間輒

共晨夕所聞皆嘉隆先輩長者言甚懽也迨國變

四照堂集 卷之二  
而兩公死予浮家江淮南浦人來言戊子後東湖  
蓬蒿十里白晝多鬼哭又十年而兩公之子孫竟  
無存者獨予與伯璣從兵火遺篋中搜其殘詩刻  
之以傳嗚乎能不悲哉旅人王猷定題

閔賓連菊花詩序

年來畏詩如赴敵畏甲不敢窺城下故筆墨甚寡  
而世士出疆之贄在焉匪是則士不祝鮀其奚以  
免甚則走四韻于壘斷燔間賈焉乞焉已矣嗚乎  
風氣日下吾不紀存而紀亡屈宋以降感哀樂而  
亡雅正魏晉以還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感  
物色而亡興會今之所亡者何等也予于此輒閔  
默無言私與一二同志曰此道易近而難犯易近

者狂夫孺子所不禁難犯者耆儒宿學所不追而世何苦偏欲犯之以自取桎梏爲亦有以輕重大小之律告之者乎其說近于爰書暴人之情昭于黑白海非不廣也至于弱水則不能汎羽自非通人難與解此閔子賓連余夙欽其才始而集杜予見而賞之曰此非閔子之詩而固閔子之詩也已緘其全詩示余久而未有以報蓋余知閔子之才可以無所不有猶欲進之以無所不無凡人之情

始而喜旣而厭厭斯離離斯畏畏斯入矣菊花二十咏是其離有入無時也吾聞閔子居三阿苔雲半畝不妄爲人所破閉戶日讀離騷斯其人豈輕爲詩以干公卿者哉閔子母憂貧餐秋菊之落英吾與子歲歲澤畔吟焉可矣

許菊谿先生詩集序

中鄉乃有許氏之學以澹靜爲宗菊溪先生承其  
家學以風雅聞于天下一時慕其風者爭進惟恐  
後余嘗聞酈城有菊水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皆  
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畱心甘其臭尚先生  
實家臨之厥有自矣先生自登仕版遠罹寇亂挑  
刀走戟塞滿南陽乃溯襄水歷彭蠡崎嶇九折而  
意氣自如逮干戈甫定秉節奏嶺秦固有商塞卽

四照堂集 卷之一  
沛公攻武關繞曉關踰箕山擊秦軍竅險要處而  
上洛黃川亦春秋寇盜之藪匿矣塢壁弗靖先生  
處魚難蟲尾間朝携壯士暮接詞人以看鼻磨墨  
吟嘯于白雲之堂噫非得力於淡靜而能然與莊  
生之言曰苟能無解五性擢聰明則萬物炊累而  
其居淵靜先生無喜怒無哀樂無慮嘆變熱一詰  
乎詩是以會心而出六集臻焉其何能以不工詩  
之道吾能言之其發也若干鈞之弩一舉透革縱

之則文漪落霞一入促節則惟雨盲風窈冥變幻  
而苟一收之則橐聲一擊萬騎忽斂斯物也道攝  
之矣而世強以有累之神合之不亦悲乎昔先生  
家休文流宕以來津塗四塞三江五湖盡爲敵庭  
休文經歷東甌閩越之國絕糧茹草漂薄風波而  
後得成英奇偉士張融廣越嶂險史稱其行關入  
浪宿渚經波獠賊將執之而融方作洛生咏嗚乎  
其天定哉抑有江山助歟然後知先生之學之深

非旦夕也金陵古帝王州觀察奉三尺糾吏民其  
柄方視中執法等先生經濟之餘翳然林木中觴  
咏陶然豈世所得而及者哉予別先生十餘年習  
知其家學因以識其所學之本而復述其境遇使  
學詩者先明其所宗無漫言風雅可也

姜張二家五言近體序

去夏余渡京口訪姜張兩先生于北顧適兩先生  
刻七言近體成余序而傳之一時海內之言詩者  
翕然嚮風旣一年予躑躅長干極涕淚悱惻囂凌  
詬辱之事而未敢一見之詩今夏有客言兩先生  
來廣陵溯流往從及見而兩先生五言近體又復  
哀然成集其間山川觴咏友朋贈答之情無一不  
見之詩余屏慮讀之高響可以至于天而中有希



四明堂集 卷之二 三  
微寥沈之音則人未之聞也蓋兩先生得古人之  
神以淺得深以真得幻以樸拙瘦硬得變化雄動  
所謂月明冰化無之而有者也嗟乎江河日下山  
鬼行吟予之緘口此道久矣兩先生挺然特立以  
古人之心行之山川觴咏友朋贈答之間而余以  
涕淚悱惻囂凌詬辱之况謬托知音得無不類乎  
哉昔人謂詩必窮愁而後工以今觀之事殊相反  
乃一見之詩一不見之詩其故謂何也

靖嶸山詩序

盟津王藉茅先生以太史藩屏江左既二年入覲  
于朝將梓其詩行世問序于王子王子讀之作而  
嘆曰詩之關於世運豈不然哉古者採詩之官屬  
之太史以觀民風嘗讀詩三百篇其間征人思婦  
戍士農官之詞不過里巷歌謠而已何以叶宮商  
被絃管使千載而下詠嘆淫佚而不能已雖極後  
世之才人無以過竊疑陳詩者有以文飾之此其

人非通于政與樂之微者不能故嘗恨不一見古太史之詩也自採風貢俗之典廢里巷歌謠不達于天子而民間之詩亡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史氏所以紀王政之得失者也王政不存于詩而存于史今先生以史氏出爲採詩之官則王政旣存于史而又存于詩先生蓋合詩史而一之者也所以然者先生之于詩根槩三百篇不爲一切浮靡之音力追雅正詩與政通也爲其近于樂也天

地之元聲世運之升降于是乎在吾不見古太史之詩今得先生之詩而讀之不可以想見之歟夫江左在春秋時不與會盟陳詩觀樂皆非其地至六朝而後庭玉樹之音作去古益遠先生倡明風雅江左之風俗悉形之咏歌以獻當宁繼採風之盛則是役也不獨政治之得失可攷而知而民間之詩因之以不忘其所關於世運爲何如也先生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先生曰然詩固吾家事

也先生家世太史能詩者其尊人文安公也

喬簡襄詩序

今年秋余辟亂于高郵之盧堡饑驅至淮寓閤子  
再彭嘉樹軒時烽火達淮泗韓侯臺前馬矢塞斷  
又時傳湖水稽天將穿屋老穉棲浪頭旅魂數驚  
忽疽發賴友朋周旋得強飯而喬子簡襄尤朝夕  
餽問不少間私念丈夫不能學韓侯提兵百萬以  
與項籍而第感王孫之一飯亦可羞也士亦惟  
知己爲足重耳一日晨起喬子扣扉執贄北面長

跽以請余貽聘謝不受既不獲辭久之喬子錄其  
近詩以質余曰吾知子之詩矣人倫相與以情而  
莫真于患難之際三百篇情之祖也北風雨雪携  
手同行者彼何人與邢衛之不恤旄葛譏焉然讀  
其詩雖至瓊尾流離不忍遽絕而其旨仍歸于和  
平此古人之厚也世俗偷薄至今日極矣余與喬  
子處戎馬崩騰之日驚心濺淚俄刻萬狀有骨肉  
不能自保宗黨至相隱辟而喬子乃勤勤懇懇未

嘗一日暫離乎前其孰使之此其中有必不可已  
者存焉不可已者山川所不能阻劍戟所不能奪  
謠詠排擊所不能撓亂何者水濕火燥天地之經  
雖沸鼎浴澗而性終不變也聲詩之盛至今日抑  
又極矣間有鏤心剗腎詞雖工而余望之若讐者  
誠惡其中之薄可已而不已者也喬子深情內蘊  
輪困盤鬱發而爲言如人之歌哭情至而莫能自  
喻余是以未讀其詩而知其工也語云事變之來

未知所移喬子益展其才將必有大過人者余序  
喬子之詩特有感于一時患難知己之情而亦以  
使天下之讀喬子詩者明作詩之有本也

姜西銘詩序

姜子能詩余初不知姜子之能詩徵之于其志也  
厥志維何曰事關忠孝者吾爲之然姜子儒生也  
而善貧不得志于時曷行其志余少聞之長老云  
萬曆初慈谿有姜給事者言建儲事 上怒貶極  
邊黨人當國復擠之居北山咏詩闕湖者四十年  
光宗卽位 詔復天下言官甫用公尋爲闈黨所  
錮天下惜之余嘗想慕其人而不得見姜子西銘

其曾孫也姜子曰先曾祖年八十三而吾生去世  
吾三歲不克親承其訓其志可師也夫當神廟時  
天下士大夫莫不欲得高爵厚祿爲子孫計而給  
諫獨有見于社稷根本之重危其身而不恤至于  
貶謫邊尉困阨流離歸念君父猶欲抗疏論宮府  
封疆大事爲執政所泥鬱鬱以終姜子生當太平  
而遭世變所見戎馬之塵彌天漲海數十年所號  
爲高爵厚祿之家子孫湮滅不知凡幾而北山闕  
湖之間有窮居隱約而歌咏不衰者此何人之裔  
也噫忠孝之食報于天寧必其身親見之哉此余  
所謂不知姜子之能詩而徵之于其志也姜子勉  
之今世之言詩者多矣吾懼其或亡也子力持其  
作詩之本有旨哉惟無惑于邪說吾將執是編以  
攷其後焉

朱寧文邢上草序

朱子寧文刻邢上草成問敘于王子王子曰夫作詩者必知其地之山川人物與世代盛衰之故其性情乃可得而言也廣陵爲古重鎮南北戰爭往往于此一禍于吳淠再禍于魏太武孫孺之徒弔古者豈獨一鮑參軍哉夫以廣陵重鎮處四戰之地畧稽往代以富強甲天下者有唐三百年耳青巾以後屠殺更慘不忍道而從來歌咏之士過其

地者僅傷心于南部煙花以寄大業之一慨何歟  
嗚呼吾于盛衰之際竊有感也魏文當全盛之日  
以傾國之兵向廣陵而不能一窺江左宋之衰也  
韓勣王以一軍振江上逮國亡矣而李丞相猶能  
以一郡綴敵人之師使二王得建國于海隅由今  
思之廣陵之所關于東南者豈其微哉朱子客此  
其間山川人物與世代盛衰之故應有獨觀其深  
者吾未知朱子何如也讀其詩質而靚婉而多風  
居然得性情之正焉夫朱子方年少何以遽能若  
是蓋有其本矣其師姜真源先生挾緯世之畧朱  
子朝夕講究必有洞然于古今之際者况臨安宋  
之舊都山川之所磅礴人物之所結聚數倍廣陵  
朱子歸而過故鄉窮其性情之所至而益老其才  
所得當不止此噫江山流覽之際蓋可忽乎哉



潘江如穆溪詩序  
 穆溪在鶯脰湖之濱其地多隱君子江如尊人木  
 公先生世居于此厥後徙澗之北顧山下余昔往  
 來經過踈籬野水廬井蕭然大江橫流于山之外  
 每尋孫劉當日談兵狠石處而不可得因嘆英雄  
 寂寞唯留勝地以待後之隱君子幾欲造訪而先  
 生歿矣江如承家學以詩名海內余交二十年未  
 嘗一言詩丁酉夏遇于北顧問其居健兒繫塞馬

潘江如穆溪詩序

穆溪在鶯脰湖之濱其地多隱君子江如尊人木  
 公先生世居于此厥後徙澗之北顧山下余昔往  
 來經過踈籬野水廬井蕭然大江橫流于山之外  
 每尋孫劉當日談兵狠石處而不可得因嘆英雄  
 寂寞唯留勝地以待後之隱君子幾欲造訪而先  
 生歿矣江如承家學以詩名海內余交二十年未  
 嘗一言詩丁酉夏遇于北顧問其居健兒繫塞馬

踐庭戶糞與曉齊而其家又徙于城西求所謂踈籬野水者無有也相與嘆息別去今年秋余辟亂適淮江如從漣水至淮時南北鼎沸岷江數百里山飛水立禽鳥之過者翔而不敢下余與江如登韓信城望戰雲城下羽檄颺馳閭左幽障之兵鞭淮戍卒挽舟以就鋒鏑老弱號哭于道江如淒然泣下曰吾家城西不當如是耶當是時余雖勉慰之而中懷慷慨恒與振腕終宵以至酒悲歌怨病

夔夢魔狂走西東而不自知而世所號爲明哲者目語心笑江如掉頭不顧方欲涉下邳歷齊魯之墟以自堅其志以此思君子生當斯世有終老他鄉而不悔者其爲感憤可勝道哉比少寧其子鍾渡江省親抱頭相慰言潤州事輒嗚咽城中十萬戶蕩爲冷灰獨妻孥屹無恙嗚呼豈非先世之德然歟而欲求城西之居則又不可得矣凡此皆江如之詩之所爲作也秋盡余南還執手河干謂之

日霜露既降天意沈寥九州之大蹙蹙而未可騁也子盍歸江如日諾穆溪先人之遺業在焉吾十年來間關道路由烏石至于延津弔雙龍之逝其所爲詩皆先人之志而不敢忘也吾不敢忘先人敢棄其遺業耶然則江如之于詩深矣題曰穆溪夫江如豈終以穆溪老者哉

安雅堂詩序

庚子秋予客武林宋公荔裳分守越東攜其近詩使爲之序予旣老寡言辭且見天下之言詩者多退而學道夫已不言詩而爲人序詩不可及東渡越之人士喜公至欲刻其詩者爭恐後予居恠山垂六十日未有以報會大雪公載酒邀同人詠詩千峯閣予栩栩覺曩習不自禁狂歌忽作乃爲序曰嗟乎吾與公不獲論詩者十五年矣其間山川

人物合散悲愉遽遷凡幾而公一身徧歷之則其  
託諸咏歌者豈當問之悠悠之衆乎古者士大夫  
讌饗聘問贈答感懷之什將以紀盛衰明正變風  
俗人心于是乎在自予遭亂見公京師公方竄身  
吳越歸見里社丘墟渡桑乾相與悲歌燕市曾幾  
何時一旦奮庸復先人之舊業視予潦倒無用于  
世豈不稱大丈夫哉俄驚謠詠罪罟斯興至今讀  
北寺之詩使人涕淚楚激不能已而公意氣自如

逮遷隴西予躑躅江淮不復見公每思少壯欲一  
至秦關達成紀觀太皞所生之地問馬伏波提兵  
破隗囂諸葛武侯攻祁山遺制尚有存焉否也因  
而歷長城走盧龍塞弔田疇之墓旣阻于兵戈欲  
往不得或庶幾如公其人者資其力以肆遊覽復  
憚于道路而又不得乃公一一備見之詩則予向  
所夢寐欲至其地者皆得于公詩見之嗚乎山川  
人物之變亦可知已今公以東海之大夫仕于越

越東海之裔郡也禹朝諸侯于此勾踐因之以霸  
觀其遺烈足以經理中原予幸無兵戈道路之虞  
得因公上會稽詢越甲楯五千所棲以審知興亡  
之故顧衰老不足用惟得從公歌詠之餘所不能  
親得之燕秦者而得之于越豈非幸歟然則吾之  
序公誠有見于山川人物之變而不在區區聲詩  
之末也若夫公詩之傳當其盛年業已囂鳴海內  
海內家傳而戶誦者無以異于越之人士予也復

何言哉復何言哉

宋遺民廣錄序

李小有氏廣遺民錄成南州王猷定讀而嘆曰悲哉吾友之志也古帝王相傳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遺民也知宋之所以存則當知宋之所以亡知遺民之所以存宋則當知宋之所以存遺民者安在也嗚乎難言哉夫一代創業之君其得天下與夫享國之久長非徒恃其威力其深仁厚澤有以收忠臣義士之報一再傳而英武之君殘忍寡

恩以篡奪之故推刃懿親屠毒忠良使國家之元氣中更挫折雖其子孫培養綿延數百年而怨毒之氣終乘時而發至於廟社丘墟本支凋落然節義之在天壤不獨殺戮之所不能禁而璽書徵辟或至再三不能回入山蹈海之心則開國之德澤入于人心者深也當藝祖之得天下也人無兵革之患其誓碑不殺柴氏子孫而全李煜之門諸降王來朝者歸之韓通拒命罪殺之者而贈通以官

仁厚爲已至矣太宗則不然德昭之自殺德芳延美之幽死視李唐喋血禁門何異焉至青城之禰篡奪之報見矣公卿士大夫爭以媚敵爲得計而都人萬億然頂煉臂號哭跽泥淖間以冀二帝之還僵死枕藉于道嗚乎豈非藝祖德澤之所留也歟南渡而後棄中原于敵國其間遺民旣不爲薛方之委蛇復不同翟義之輕試堅忍幽墨竄身于盲風怪雨之中甚則瘋憂抑鬱以至于死欲考其

行事而不可得及孟珙破蔡滅金稍摠遺民之氣未幾崖山一潰遂使古帝王之天下忽然淪喪豈不痛哉嗚乎宋之所以存與其所以亡者亦可知矣且天之生此遺民也殺戮之所不能及璽書徵辟之所不能移何爲也哉冲主旣沈孤忠盡隕仰觀天意俯察人情天下事其無可望也明矣而遺民獨甘老死于饑寒流離惇獨無告之地則天能亡宋于渤海之君相而不能亡宋于天下之人心

蓋至終元之世高隱不仕之風未嘗少絕則是古帝王相傳至宋之天下迄元末未嘗亡也矧羣雄割據小明王之號猶稱宋焉卽謂遺民之存宋以傳于昭代也不亦宜乎嚮使以太宗之殘忍則統緒三百二十年與夫忠烈殉國之報皆非其所宜有也而况于遺民乎然後知藝祖之仁厚有以豫培于三百年之先而始食報于三百年之後如此也此謂宋之所以存遺民者也我故曰悲哉吾友



之志也

宋遺民廣錄序

代

程篁墩輯謝皋羽鄭所南十一人詩文傳于世題曰宋遺民錄李子讀而廣之爲之序曰嗟乎此皆南渡傷心之士也夫自建炎迄於祥興中原血戰其間一百五十三年興亡之故不具論歷數將相以及仗節死義之士其行事俱載之史而遺民不少槩見何歟蓋一代之史成之易世其史官皆尊崇本朝有所飾於彼則有所漏于此而宋史爲甚

延祐天曆間朝士不知義例屢詔而不成至正二  
年使脫脫鐵木兒塔識輩爲之裁定他人不足道  
也歐陽玄呂思誠之徒豈不知尊宋爲正統而乃  
以三史比于晉南北諸朝之例致使崖山同漂之  
孤忠不盡詳于正史而一二稗官野乘猶能傳之  
嗟乎彼遼金之臣不知宋之君父而况于遺民乎  
甚矣篁墩之有功于宋也雖然遺民數子當國家  
顛覆之時雖未享高爵厚祿猶是宋之民也篁墩

身非遺民之列而又時當太平無麥秀黍離之感  
胡至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徬徨嗚咽于殘編斷簡  
之中豈非以忠義之在人固不隨世運爲存亡者  
耶吾嘆篁墩之有功于天下又不獨宋也余不幸  
不當篁墩太平之年又不能效宋諸君子傾貲赴  
難瘞骨納餽之義竊自愧焉因思少而讀書有志  
纂修宋史以繼先文定之志迄于今白首荒丘仰  
視蒼天寒噤不敢一語而老病復作徒以區區之

心附諸君子以不朽後世豈無明其故者若云自以爲功則傷心之士更有不可言者矣

表烈集序

錢烈女之死其一時爲詩文者述古旣彙爲初集刻之以行于世而志未愜也屬予爲誌銘以傳之又告予必得海內之能文者共傳之而此心乃無憾余思世之能傳烈女者實難每見一二同志輒索之得詩若干篇授之梓並爲序曰烈女死十五年天下無不知烈女者有人以傳之也十五年以來天下忠臣義士以至匹夫匹婦其能死者亦不

四馬堂集 卷之一  
少矣卽揚城死者自督師史公而下其最烈者莫如太守任公當其懷印坐堂上自以鐵穿兩手誓不屈支解時罵不絕口而無人以傳之至交衢荒血枕屍八十餘萬越數年猶有人見鬼夜行市上率人語嗚咽不休豈非忠義之氣抑鬱無以自明而有待于人歟蓋天下之事不傳者有三先朝殉節國變後多所忌諱繇不讀史不知表章忠義自古有天下者所不禁其次或小民之家無以自托

于文章之士或有托于文章之士不幸而非其人文采不足見于後世皆可悲也余聞錢氏之先世當正統萬曆時其女子多以節著而國變之際與烈女同死則有錢公君羽錢公肖林之妻何及外家女下皆有待于世之君子獨下女得附見于吾弟平格傳中而餘皆掩蔽無聞抑又悲矣述古爲予言吾家潤州欲立祠以祀錢氏諸死節者子爲我記諸石顧余老不復言文章事惟不識忌諱見

舉世以此爲不急之務窮愁中藉以少遣歲月俾  
諸死者庶幾于不泯則予志也夫

印章續古序

余嘗執人而問古字而世鮮識字者以是慮古學  
之將亡也結繩而後龍穗雲鸞蚪斗龜螺之書皆  
無聞史倉鳥篆變龍穗史籀大篆復變蚪斗而斯  
邈之徒又從而變焉君子謂篆經五變而至漢古  
文之所存者或寡矣漢許慎之序六書周保氏之  
變也唐李陽冰自謂斯後一人而後浸以衰印章  
不明于六書而能善者我未之前聞故其藝莫精

于秦漢何者其去古未遠頡籀之法未至訛謬譬  
之測陰陽者必先圭影圭影既差雖保章氏無以  
施其能矣予往見顧氏印藪一編因嘆古之作者  
其技巧無不生于古法文彭何震庶幾近之而論  
者猶不免離合之譏矧下此者乎吾友吳子大令  
遊心古學不爲時代所壓恒語予曰此雖末技心  
術形焉近世多纖詭之習吾欲力追秦漢而世未  
有知者嗟乎人心之不樂于古匪獨于此子何由

乎漢孝武時得孔壁古文時人不能曉孝宣召通  
倉頡讀者以授張敞敞復傳之杜林古道之不亡  
存乎人耳且惡知世之不秦漢也哉因取其手鐫  
印譜名曰續古以俟知者鑒賞焉

大方便報恩經序

有恩不報爲無慚愧人然而知恩者少矣何謂恩  
菩薩無我相以深心奉塵刹而又無衆生相以塵  
刹爲深心以無恩故大恩生何謂報恩生身父母  
昊天罔極然吾有身卽爲大患而諸佛方便提獎  
出諸重冥故有身爲患而無身爲恩故無身爲報  
恩而無衆生身爲報大恩故有受償爲負恩而平  
寬親爲報大恩故曰知恩者少也嗟乎諸佛以願

四照堂集 卷之二 三  
力爲本是經發明如來甚深微妙方便一切衆生  
能令如來滿足本願則衆生于佛爲大恩人知佛  
于衆生有大恩而不知一切衆生于佛有大恩故  
曰知恩者少也菩薩以發心名因亦名華極之鐵  
輪上行圓明不失是名發阿耨多羅心衆生欲報  
佛恩無踰于發阿耨多羅心矣發阿耨多羅心而  
後無恩無受者而後無身無衆生亦無佛是名大  
方便報恩經

外孫袁子制義序

乙酉金陵不守總督袁公督師下九江遭變被執  
京師余以納餽收骨故間道北行已而公死節三  
忠祠公子一藻聞變奔赴道死亂兵蓋予壻也先  
是癸未公罷江督挈家之金陵余自廣陵省公吾  
女抱外孫甫二歲隨別去余飄泊江淮十餘年回  
首里門欲歸不得思吾女而不見輒嗚咽不已因  
念外孫昔在襁褓欲想像其笑啼面目不復記憶



亦可悲矣丁酉秋老友爾公忽緘其文寄余乃知  
垂髫兩髦已能自立余持之不知爲制義也蓋如  
聞王哀蓼莪之慟焉益又深余桑梓之感也雖然  
亦可以見公父子之有後而忠孝之食報于子孫  
不衰也書言堂構詩稱燕詒余老矣尙幸于公父  
子見之軫石老人題于金陵劍臺之寓齋

澹臺講疏

澹臺祠爲吾豫章講學地也今天下方亂四方暴  
骨而士大夫方且登堂而講堯舜周孔之學豈其  
所謂俎豆不問軍旅者耶余懵不知學然聞之學  
必有術其大者在于拯世撫化亂則戢之解糾紛  
應卒易如承蜩是謂學術武城禮樂豈其緣飾吏  
治屬有疆場之事國人受甲絃歌之人若手足之  
捍故稱易使也其所亟于子羽者不過彷彿其大

畧砥直履方示我周行如斯耳乃若褻衣緩步矜  
莊一屣憊然一室之外裹足不入則安所稱得士  
而緩急之儒者謂子不語亂而論語首亟犯亂而  
歸于爲仁夫仁者小儒以爲鑄性卷知且以爲慈  
煦而有子以爲偃革之畧何也古大儒之效無論  
卽如我朝有以良知爲介冑講幄傳箭而摧叛藩  
夷山賊機畧鋒出豈不學無術者所知國家以制  
藝取士罷老講談不知堯舜周孔之學爲何事而

一躋膺仕舉國家安危治亂之事絕不復問人間  
世金革一振捐甲棄綬相望于道如羣羊蹲伏坐  
待虎飼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仰藥絕吭以是爲  
急策耳夫孰非服寵高議之人歟而一學宮視爲  
贅行餘食近且有銜壁泥首甘作中行說者乃出  
于青青之子學之敝也一至于此卽可先生少有  
孝友稱士林浩然歸重其訓吾邑也與郡士當事  
大夫及縉紳先生課治一祠所著論務明夫堯舜

周孔之道及一切當世之務故豫章之學以先生爲宗今先生以遷分寧行矣夫學術何施而不可今先生入而授兩雍席矜式弟子必響若振玉出則康濟以其所講明于澹臺者於以愛人使民則沈猶氏不飲其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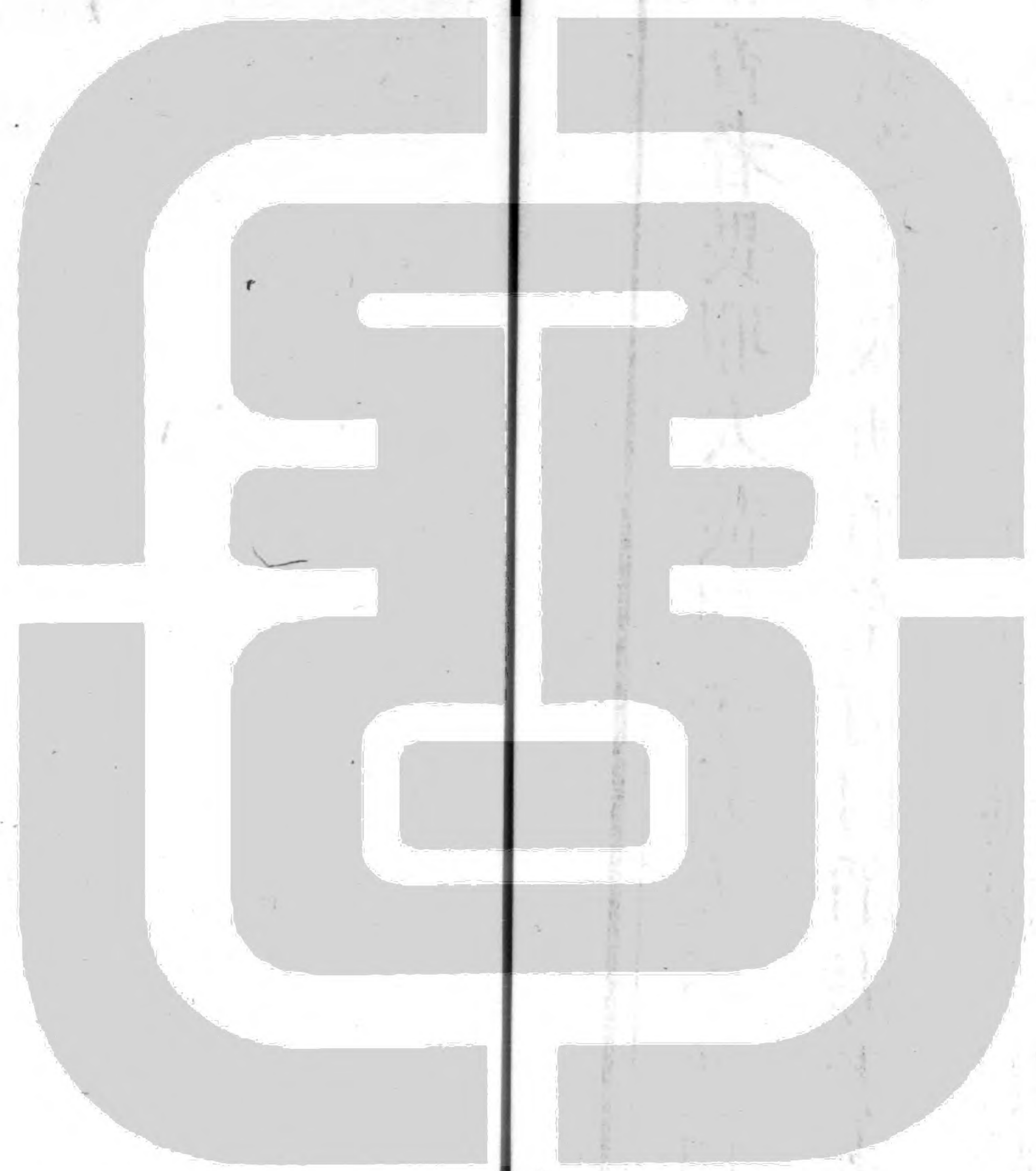
印否集序

大哉人外而作印語我友乎雖然殆甚或曰何殆曰子繹匏之詩乎邶鄘朝歌之故墟鶉奔矣鵲疆矣雄狐淇梁矣水幽而不可涉也君子攘詢而奮曰此涇渭之淆也印與人宜辨也曰我則淵泓之獨抱者也流弊而合必並赴于深曰我友深之至也今何時哉羣而遊人耶非耶有辨其爲印者耶印知我否耶無人無我矣抑有友焉否耶嗚乎悲

矣我友之言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嗚乎我心也誰則知之不知則非我也非友也併非人也故曰始也或曰古人有言曰事變之來未知所移智愚者禍福之囿也若然涉者智乎否者智乎冀蜚有鳥焉爰其巢一鳥獨號其母羣鳥曰何佻也徙而去之明日則羅者得之矣智者獨口而不口故不殆雖然亦有辨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者涉耶否

耶否者畏耶大哉印乎是大不然卽采山飲河豈所須之志哉所須奈何曰蹈海者東北異方不涉釣也一則薇山抗首而無悔一則鼓刀涼武而不疑寧惟不友抑且相讐何歟非也釣涉也水與水不可食也琴瑟之專一不可聽也友與友讐與讐苟同之世不必共也古之人有涉而否者有否而涉者有以涉爲否以否爲涉者故檻車不辱槌秦不危胥靡代食不苦同人之卦利涉大川夫豈一

航之濟長年之智哉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是  
則我友也夫是則我友也夫故曰大也知其解者  
旦暮俟之



賀督學李公石臺攷績序

兵甲起文事衰寇亂數十年士之貽旤邦國可勝  
道哉救之者歸咎制科欲效古鄉舉里選之法世  
未有不識文字而可以涖官行政者也曷若究明  
制科之初意以正告天下而寓選舉之法乎制科  
之設將以正人心使爲士者通經學古明先王之  
道以達于治自帖括之毒蠱壞人心父師之教子  
弟率以是爲弋取功名之具而古學廢盲吏銓官

四庫全書 卷之一  
三  
盲官銓士宰相以迄百執事問以禮樂刑獄軍燹  
筦庫諸大政惜若髹漆天下事尚可爲哉我豫章  
倡興古學盡去一切浮靡之習天下翕然從風亡  
何僞學起而竊之忠孝襲以取名而實則恃兵氣  
戰靈兆于文章識者不待星蝕日赤河竭嶽崩久  
知斯文弁鬱之氣必有所歸操觚之士救之而無  
其權今運際休明 天子取士十五年一仍舊制  
而意加恣在憲令遣使視學必察之三官官守問

天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今銓吏者  
又從而攷其制義甚周慎也李公石臺以豫章大  
儒上膺 特簡一時牘走四方家傳而戶誦之猗  
歟盛哉然往歲江南督學用御史臺勢不得旁撓  
今畿列省會秩與兩司參等奉 天子之法而位  
居御史下故今之爲學政者獨難耳公分校上游  
八郡受 命之日朝夕飲水思失真才以負 朝  
廷而士亦爭自濯磨盡去一切浮靡之習期于通

經學古不三年而士風爲之不變所以然者公當爲諸生時灼見章句之不足以有爲毅然以匡濟爲念及得行其志所以正人心黜僞學者甚堅而有力此謂救之而有其權者也如是則選舉之法何嘗不行豈非制科之初意也歟夫江以西于春秋不在五服之內吳越不與中國會盟士欲觀周樂而聞六代之音者未數見也况秉鐸其地而進退人才乎自秦以廬陵屬九江郡漢以揚州刺史

領豫章始爲南服要地迨歐陽修知貢舉稱得士而文章甲于天下然景佑熙寧間時當太平歐陽公開于方盛之時公救于已衰之後抑又難矣則是役也公有造于八郡之人才其功小而有關於天下之人心其功大 天子方憫念瘡痍不久將大用公行且入爲卿相使治禮樂刑獄軍燾筦庫諸大政進而調燮陰陽其經畫當不止此庶幾使天下之爲士者知豫章之學大而有本制科之法





不知凡幾而諸王之子孫赫奕江左間右軍才藝  
河汾學術其最著者未易更僕也乃挾佐命之才  
以安晉者非猛乎北伐以定中原繼猛而封萬戶  
侯者非鎮惡乎至于宋而文正立朝帝書老臣之  
碑沂公作相志絕溫飽之念一家之盛數朝之久  
未有如王氏者也錫予先生以太原世閱其讀書  
取青紫如拾芥棄而不爲而教其子朝夕詩書之  
業今乃入學爲諸生矣其戚友相率丐余言爲賀

因告之曰古者十五入大學升于司徒司馬而爵  
命焉其人才之效見于勲名道德之隆學術才藝  
之美者史籍可攷也子其爲陵霸之定諸呂策南  
陽乎其爲翁孺之活萬人子陽之昌三世乎學術  
之似河汾乎才藝之似右軍乎挾佐命之才以安  
社稷如猛之與鎮惡者乎若是者皆子之所能爲  
也子能爲文正之立朝沂公之作相乎一家之盛  
數朝之久子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亦勉之而已矣

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夫入學者功名之所始而品行之所由分也錫予先生克自砥礪以孝弟聞于宗族鄉黨而又輕財好施以來四方之譽苟極其才之所至侯王將相安往而不可得乃棄其功名致身禹筮之間而今于令嗣一稍攄其氣天之報人何其不爽若是也王氏之名甲天下其在今日知必從太原始矣吾聞錫予客歲寓廣陵復生子噫嘻吾嚮者之說殆驗矣王氏之業又豈獨在太原也哉

補堂老人生子序

補堂老人者王子猷定友也王子辟亂三阿之水濱聞老人生子將往賀時老人年六十有六其子娠于丁酉正月居母腹三年以己亥七月十八日誕于湖湖老人辟亂地也湖之人賀曰此三十六湖鬱久而發也反于揚揚之戚友賀曰老人居吾揚活人無算此揚之老穉禱祀而得者也聞于潤城潤之宗族賀曰吾錢氏世德至老人益厚此祖

宗之靈也王子曰未也不知老人之德惡知天夫  
老人年六十有六矣天與以子不于少壯而于衰  
暮時則已奇生子至馱鳥履武恠矣而彌月則生  
今三年中日珥星妖山鬪河徙男化女陵寢老樹  
人言波斯莊鵲巢麦田門列戟歷變頻數而腹子  
自若也則奇老人曰其母疑不祥也手擊之不動  
以爲瘵藥攻不動旣乃使衆捍之則益堅不可撼  
也則又奇六月兵興江上驛騷城夜開吏民竄男

女塞于塗奔馬劍矢衝欲前人穿馬腹下傾仆則  
人馬踐踏傷而殞者枕藉或擁之入濠而老人携  
其家擠叢衆中腹子竟無恙及湖猝然生不圻不  
副纔出腹則輾轉草間三日忽起立噫此曷故哉  
吾以是知老人之格天者異而天所以報之者亦  
殊也余寓居去補堂數武與老人日相往來見其  
爲善如嗜欲間缺乏志不卽遂則中夜徬徨達旦  
鬻產假貸必濟乃已凡宗族而外無親踈遠近婚

姻待以配者不絕于庭焚髑掩骼者不絕于路嬰  
兒失所者不絕于哺雖流離播遷而急病讓夷不  
移其念如是而天不竭力以報之豈可得哉天官  
家言亥于數爲究夫十二子窮于亥卽生于子則  
乘氣而生者必有非常之人余所謂天不其然歟  
或曰烈女淑賢之殉節也通于上帝以一女子備  
極慘痛以從天下忠臣義士之後其志豈須臾忘  
人間世哉且當日念祖宗之不血食惓惓爲父計

嗣則老人幽墨十五年而今破涕于誕生之一日  
安知非烈女欲有所用其未足而重來以慰其父  
母耶此固事理之嘗儒者所不道余第言感應之  
異以見天道之卽在人且以爲嘗人勸也

贈鷓林梁公序

余友上谷鷓林梁公隱于寶應之兔避村學道既  
十年丁酉夏來廣陵約余遊攝山六月癸未爲公  
五十生辰先一日齋戒巖潔味爽肅衣冠陟中峯  
之巔望拜孝陵拜且哭余亦哭拜畢風大作泉  
灑灑若悲鳴公旁皇逸山行已出其中原遺紀及  
獄中上先皇帝書其經理山東河北中原諸紀  
則甲申三月十九日後公從賊中結義士以圖恢

四照堂集 卷之一  
復所上閣部史公而不見用之書也余撫卷太息者久之流涕言曰嗟乎士君子不幸而躬丁末造家國之際可勝歎哉崇禎之季寇禍莫憐于中州當是時總督畏賊不敢擊借招撫以欺 朝廷大將領禁兵歲糜餉數十萬中原千里無敢一當賊鋒守令則或降或竄以致膠庠胥隸皆賊爪牙公以三日縣令介馬行古戰場部署勦撫練士兵伺賊所出入設伏掩襲大小百十餘戰境以內賊凡

三十六窟不半載而殲除殆盡督撫上之 天子調商丘未幾闖賊壓境孤城血戰援絕妻孥數十口自焚公嬰賊刃仆亂屍中商民救之三日乃甦嗟乎豈非天哉甲申春賊蹂躪秦晉京師之危岌岌矣 上繫天下郡縣官以失城抵罪公方歸命司敗瀝血請太子撫軍南畿繫屬天下人心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而招徠山東河北河南諸處保砦自固之兵重督撫之權倣方鎮遺意執政尼不

四庫全書 卷之一  
行逮神京淪陷南都諸臣棄中原于草莽公間行  
出都召義旅倡議以山東河北爲江南藩蔽  
其言曰若無河北山東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  
北區區江南豈足自保今當于山東設一大鎮經  
理山東及北直之河間天津等于河南設一大鎮  
經理河南倣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  
臣文武兼材者爲之而武臣爲總鎮一切便宜行  
事于江南漕糧中爲各鎮厚集兵餉以蘇息北方

殘黎于濟寧歸德爲行在以備巡幸示天下一刻  
不忘中原之意議上閣部不報又言曰四鎮宜使  
之分不宜使之合宜別而異之不宜比而同之務  
別其忠順強梗之情而閣部大治兵以自強嗚乎  
此霸王之畧也使當時用公之策蚤夜以圖何遽  
至有今日哉余以是惜公遭時之不幸也宋靖康  
之際李伯紀大抗敵鋒以固京城其後力贊高宗  
計圖興復宗忠簡固守中原屢請巡幸憂勤盡瘁



四庫全書  
卷之一  
三  
終于過河之三呼故宋之終于南服天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公少負王佐才余知公二十年丁亥始訂交涇上每酒酣談往事輒慷慨悲歌累日不休不意公忽忽遂五十而余衰可知已雖然公學道者也古人進退屈伸之際一因乎時時既去而留之與未至而逆之其心適足以自累苟視一切勲名皆古今尋嘗之事卽時至事起出而應之功成身退而已不與今吾與公繇此山登降循覽京

口鸛河以達石頭龍關諸勝思古帝王戰爭之地攷其故壘杳不可得有足悲者况我 太祖功業之所在開平中山遺烈迄于今不衰而瀕仰江山盛衰之故亦可知矣公曰旨哉子之言淡于天也相與各賦詩飲酒旬日溯潮而歸

贈喬簡襄歸晉序

簡襄晉人也居于淮淮古楚地余客淮者三月簡  
襄輒從將歸與之別簡襄曰先生去吾亦歸平陽  
之坂矣余曰子胡爲者簡襄曰吾縱目江海之上  
慘阻而不獲吾志平陽之阪昔之同心在焉夙夜  
以思安能鬱鬱久居此也余曰若然子殆有見于  
天下之故之微者矣夫夫差侈則伍嗣寄知伯貪  
則輔果行韋鼎鬻江東之宅馬援棄天水而歸洛

四照堂集 卷之一  
陽古之人何爲是汲汲者哉外度諸勢內斷諸心  
夫固棄目前之安而圖將來于無窮也今子晉人  
也而居于楚楚之城郭人民非其舊矣以子之晉  
阻四郡十一州之間斬龍門大陸而東西封之首  
揖秦隴肘壓燕薊倚蜚狐而窺滎陽成臯之險鹽  
池之利桑麻之饒旃裘羊馬之富甲于天下古帝  
王嘗用以安內攘外所以總職貢張撻伐于邊陲  
者皆有其故當周之衰蠻彝之毒方燔也重耳一

亡公子崛起太原仗欒狐原趙之力遂能西抑強  
秦東招齊魯南服荆楚豈非得山川之勢士馬車  
甲之雄易立強于中原也哉吾讀詩至蟋蟀之章  
知其憂深思遠可與圖治也讀椒聊之章嘆其有  
剛果之氣而待人之作之也讀揚之水之三章曰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知其可親上而從長曰我聞  
有命不敢以告人知其可與安患樂難且可與微  
言百世而下猶可取而用之也今子輕去其鄉而

四庫全書  
卷之二  
來于楚揚越之間下土鬱蒸其民囂雜昔人之所  
棄也魯頌曰蠢爾蠻荆夫楚起荆山薦及吳越徐  
僮之南遂皆爲楚蠻彘君豈其類也哉又曰荆舒  
是懲當春秋之世而能懲楚者惟晉耳悼公三駕  
而臨鄭之東門虎牢之南楚軍埽跡而不敢問也  
故析公雍子苗賁皇皆楚產也而猶北托于晉彼  
誠熟覩夫當口之勢而又察盛衰順逆之端故斷  
然去之而不疑子從此北渡黃河過大梁之墟入

壺關之口踰羊腸絕井陘躡羸而登太行之巔遠  
瞻江淮近顧景霍追霸王之雄圖悼生民之多難  
其有慨然思起荀罃趙武諸公而從游者乎予老  
矣雖不獲從三晉豪傑飲酒上汾陽之橋說劍入  
榆次之市然而于子之歸北望河山心焉在矣子  
其勉之

贈紫峯道人序

高子隱于紫峯故自號紫峯道人云或曰高子營菽園以養其母曷爲乎歸紫峯也且高子儒者也紫峯在攝山猶西竺之獼猴江也覺浪大師于此演浮屠氏法高子學孔子之道將無有不合歟予曰是不知道又烏知高子哉孔子之聖也道本孝經而惟勇于行者稱焉人知敬所生爲孝不知學無生之爲孝而以無生奉生我者之爲至孝也孔

四照堂集 卷之一  
氏以舉關郤萊之勇任斯文釋氏亦以射鼓禦象  
之力名文佛覺瓏伊真三世奉母真然不與曾子  
異道也高子孝而勇于行生平介然不欺其志身  
月可糜而丹不渝色余廿年學道對之輒赧然未  
嘗習浮屠法也一日謂予曰凡人喜遷延淪愛有  
不可與丈夫事予矍然曰子幾于道矣識投崖斷  
臂之爲守身識父母未生之身以報生我之身此  
真丈夫事也高子聽予言目矐神動吾知其心已

在攝之兩峯間矣詎意攜手一豁利刀之下遂無  
蔓草次日同予與憚子謁大師五馬渡爲母求法  
隨渡大江指紫峯一茆卽與建梵刹竟鳴乎豈宿  
植善因已于恒河沙所經受記劫一聞鸚鵡鳴而  
稅駕者耶未祭之夕身指牙笏手持鐵如意僧踞  
猊牀金杵龍蛇之瑞忽來見夢佛覺也覺卽非夢  
而又以夢覺何歟儒者之言禮十有二月有聘問  
王夢者焉夢可聘與欲其來也吉則拜而受之爲

四庫全書 卷之一  
天之祐惡則菜萌而祭以遣之去夢有正而喜有  
徵非盡冥茫無據者也高子脩之吉是以示祥于  
龍變非佛之允靈夢斯覺耳大師貫綜于苦縣栢  
阜從六十七衆隨順世諦曲徇機宜以拯于人之  
耳目而高子將居是山品外鹿泉淙淙結佩又若  
寶峯山幢見大身小身蹲踞翹足乃于彼中出作  
師首由其一念弘毅以爲量列缺光舒九土膏墳  
經有云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出于外以金

剛不與形軀雜穢同止也紫峯所植德本亦復若  
是欲出一切諸行煩惱過于無爲究竟智處以善  
根不與有爲諸行同住也孝思維則是之謂與吾  
將持此以告世之儒者曰道在紫峯無專言菽園  
也

送鹿谷崔君歸晉序

將爲豪傑之士則必勤苦以求天下之財勤苦以求天下之財則必趨人急振人危結天下之豪傑以成其名天下之名未可以驟成也則必始于孝悌姻睦之事世道壞而此事殆難爲言故天下之爲豪傑者寡崔氏爲三晉甲族代有聞人鹿谷少穎異讀書不屑爲章句能孝其父父奇愛之兄弟八人友愛于于如也以是見重里中生平好施與



四庫全書  
卷之一  
凡鄉黨宗族婚嫁殯葬以至窮乏者悉倚之日給  
數千百緡無驕吝色四方賓客至其庭者殷然禮  
樂之歡已中落告于父曰衆蛇不可以守一淵請  
得分橐治裝遠爲積儲計昔猗頓用鹽筴起家吾  
鄉遂與王公埒富誠能審知貴賤徵反之理權衡  
度量而出之寧憂匱乏哉于是涉汾晉踐涇原邁  
九河過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西至洮隴踰張掖燉  
煌轉而浮荆湘沿江淮以至廣陵往來炎蒸霜雪

中十餘年婁金頓幣得與官府議輕重爭低昂而  
家業以是益倍今且蘭玉克于庭圖書列于庑使  
忌者無譏讒揆枕之事而喜者相率而加手則其  
所謂困心衡慮又且畢智而增益之豈非世之所  
謂豪傑者哉夫桑弘羊一賈人子耳爲治粟都尉  
筦天下鹽鐵當漢疲耗之後而經營灌輸置平準  
于京師劉晏幹吏也以區區十五國之賦而供度  
支不乏使天下誠得君才一二輩用之何弘羊劉

四庫全書 卷之一  
晏之足云國有奇羨亦何至于此也今海內公卿  
及五陵諸游俠皆雅慕君爭欲揖之車騎接轂君  
盛具供帳置酒高座抵掌而談兵農錢穀之務歷  
歷有所建明余見天下人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彼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著聲當代然時  
打世之文罔而君外能慷慨結客內奉其父母婆  
娑丘園之下以樂其天年曾無危疑變患以憂其  
心世烏得而及之

陳藹公詩序

上谷負三關之勢居畿輔以衛京師其人勁果而  
多雄槩其士大夫之賢者又往往被先王之澤五  
土之氣不得雜糅故遇事輒慷慨其爲聲亦然余  
曩昔至燕道滹沱渡易水弔古帝王俠士問其軍  
壘衣冠舊地數百里寒風朔雪野水悲鳴此中激  
盪恍惚當年劍筑瀏灑瀕洞于胸吻間因念古今  
與亾陳史何與野人而感傷若是况乎居其地而

四照堂集 卷之一  
被先王之澤之深者哉陳子藹公上谷產也余乍  
覘其雄槩竊心儀之已數從酒酣時見其慷慨悲  
歌私謂陳子少年安往而不得志于時又竊疑焉  
一日陳子手一編孳涕而告余曰吾郡以十萬戶  
拒逆闖于孤城百戰之日吾幾歿吾郡士大夫之  
抗節枕屍于城者相望而吾不得歿吾家自王母  
以迄母妻若女弟赴井以歿吾瀕歿而卒不歿吾  
以一身承三世艱難百折淪痛而不能已者寓之

一鳴以不歿敘我者非子其誰王子撫卷歎曰悲  
哉子之聲吾于無聲知之矣夫人上急君父旣及  
身家此性也情也至君父身家之不可問性情將  
安底乎天地蔽虧立陰沍結百鳥爲之寒噤豈復  
有雷電達諸重冥卽偶見于小雅十月之篇靈均  
山鬼之什一則憂埋瘋血一則路闕幽篁皆性情  
之變也至于幽昏無聲之中崩轟訇訇豈世所得  
而聞者哉吾是以悲陳子之詩而心服其難也以

彼具康濟之才而挾慷慨之氣騁名驥于修途且有施黃棘之巧者矣而陳子愈益沈練處變而不失其正其爲聲誹惻而旨一歸于和平嗚乎若陳子者豈非被先王之澤而克自振拔于流俗者歟余交陳子久且敬今其歸將必有所樹立其郡士大夫之賢者與其京師之人必來請于陳子陳子毋雜五土之氣以操南音語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異日者吾將過滹沱易水而問之其相視又不

在區區聲詩之末矣陳子勉乎哉

姜張二家七言近體序

有聲叶平仄韻識東冬而不哆然自命曰我詩人也哉悲夫詩亾矣莫敝於近體而七言爲甚其辭易穿窺而調便褒美士載質出疆輒同筐篚持以遺人過則舍之矣七子中唯濟南追琢工麗可供拮撫於是濟南之言盈天下至腐敗不可讀嗚乎果濟南之罪也歟揀之者曰曷不師少陵然少陵詩集大成人之趣舍各殊而得其性之所近崇七

子者例黜白帝城覃山人隱居諸篇尊竟陵者例  
抑秋興諸將等什分門異喙出於少陵一家之言  
且究詰其所爲尊崇者茫然不能舉其義如此者  
皆少陵之罪人也余謂七言近體體拘字限去古  
已遠又加丹堊風雅所存者寡矣少陵超然不事  
羈繼得三百篇之遺者其源同也今人望海而不  
識源恐樓臺人物終屬蜃影耳海內推西陵姜真  
源張祖望兩先生主盟壇坫其意不欲爲優孟衣  
冠卽北地學杜尚嫌食生之病而况下此者乎嗚  
乎此真能測海于星宿之源者矣全詩具在今先  
刻七言近體以行世之讀者或以爲七子或以爲  
竟陵分門異喙將籍籍歸之兩先生而出疆之士  
奚必爲載質之謀哉

文雪堂制義序

揚州東去有白沙里土風淳樸士好讀書余友周盛際授經其地嘗爲余言之夫廣陵江淮都會豪傑特立之士固應不乏而余客寓此中自朝夕一二君子外魚鹽負販實繁有徒而相與俯仰今古窺測治亂之故者無聞焉管子曰四民者無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龐其事易廣陵之爲士者不及商賈之半又四方輻輳士夫輿馬武人靴袴市滑游

四明堂集 卷之一  
治之色交錯於道士生其地學力寡而浮華蕩其  
卓然有以自立者蓋亦鮮矣顧子一西白沙士也  
雅慕余攜所爲舉業訪余問序余讀之秀外而惠  
中一如其人因謂曰制義之盛衰係世道之升降  
子知之乎成弘而下治道休明甲兵之氣不作其  
人浸漬太平而雍熙沕穆之象盡見於文及其季  
也宦官之禍盜賊之禍水旱災祲之禍相尋不已  
而國步遂移則其患害不祥之氣一一於文見之

由此言之文之關於世道豈不然哉以廣陵形勝  
之地氣習雜糅豈非今古之學不講而闇於治亂  
之源歟今子之於文則誠善矣不懈而及於古則  
天下之安危必有熟籌其故者歸以語周子其以  
余言爲何如也





書